

中華書局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編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陽山顧氏文房
碑乘歷代小史寶顏堂秘笈學海類
編皆收有此書碑乘學海題作明皇
十七事顧氏歷代寶顏題作次柳氏
舊聞顧氏在先故據以排印並附學
海本多出二則於後

次柳氏舊聞

唐守太尉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德裕編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涯已下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終始專述試爲我言之臣涯卽奏云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從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爲芳言先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還編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曰令訪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旣奉詔乃召芳孫度支員外郎璣詢事璣曰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覲縕未竟復著唐歷採摭義類尤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獲臣德裕亡父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書郎後謫官亦俱東出道相與晤遂及高力士之說且曰彼皆口觀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每爲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有十七事歲祀久遺稿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故事愧史氏之該博唯次第聞懼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間謹錄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州以獻玄宗得其藥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殿中煮

未及熟息而假寐。盼鑒之際，有神人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煮盡覆而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候之，而見神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宗之於說子均、垍，若親戚昆弟云。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陳述與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卽位，體貌大臣，賓禮故老，尤注意於姚崇、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臣，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禮遇漸輕。姚崇爲相，嘗於上前請序進郎吏，上顧視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對。崇益恐，趨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鴻業，宰臣請事，卽當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臣必大懼。」上曰：「朕旣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白奏，朕與共決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獨不能決，而重煩吾耶？」崇至中書方悸不自安，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聞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古歸，悉以上聞。它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三子，兩人皆分司東都矣。其爲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然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

而意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徵時。是臣之所慰薦。以至榮達。臣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上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猶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臣矣。非所以俾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尙書。罷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力士語。曰。爾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力士曰。至忠不嘗負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朝。得不謂賢相乎。上之愛才。有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相。引韓休爲同列。及在位。稍與嵩不協。嵩因乞骸骨。上慰嵩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待罪相府。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之不保。又安得自逐。因隕涕。上爲之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第歸。至夕。當有使。如無使。旦日宜如常朝謁也。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美事也。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柑子。上以素羅包其二。以賜之。

玄宗好神仙。往往詔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者。則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至。其所爲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者。善算心術。視人投算。而能究知善惡。天壽。上使算果。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後召果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臣願得見之。而果坐於上前久矣。夜光終

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堇汁。無苦者。乃真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果遂飲盡三卮。醇然如醉者。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已盡燒且黧矣。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盡墮而藏之于帶。乃於懷中出神藥。色微紅。傅於墮齒穴中。復寢。久之。視鏡。齒皆生矣。而粲然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雲之術。上遣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云。今旱數當然耳。召龍與雲烈風迅雷。適足暴物。不可爲也。上強之。曰。人苦暑病矣。雖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具。而幡幢像設甚備。無畏笑曰。斯不足致雨。悉令撤之。獨盛一鉢水。以刀攬旋之。胡言數百呪水。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指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于鉢水中。無畏復以刀攬水呪者三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徑上數尺。稍引去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宜去雨至矣。力士絕馳而去。還顧見白氣疾旋。自講堂西。若一匹素者。既而昏霾。大風震雷以雨。力士繼及天津之南。風雨亦隨馬而馳至矣。衙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裳沾濕時。孟溫禮爲河南尹。目覩其事。溫禮子皞嘗言於臣。亡祖先臣與力士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亦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逼於耳目也。今洛京天津橋有荷澤寺者。卽高力士去請呪水祈雨。迺至此寺前。雨大降。明皇因於此地造寺。而名荷^上澤焉。寺今見存。

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

名也。汝庸知其誰耶。射中賜爾卮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翫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琳與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將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盛附託者衆。卒不用。肅宗在東宮。爲李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無何。鬢髮斑白。常早朝。上見之。愀然曰。汝第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灑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聞之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上言。太子不許。云無以勤上念。上卽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細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閼致女子。人間囁囁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皇后在選中。頃後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許曰。上始賜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遂秉燭視之。良久方寤。肅宗問之后。手掩其左脇曰。妾向夢有神人長丈餘。介金操劍。謂妾曰。帝命與汝作子。自左脇以劍決而入腹。痛殆不忍。及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於燭下。有若綻而赤者存焉。逮以狀聞。遂生代宗。吳操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符。

代宗之誕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吳皇后年幼體弱。皇孫體未舒。負媼惶惑。乃以宮中諸子同日生而體貌豐碩者以進。上視之。不樂。曰。此非吾兒。負媼叩頭具服。上曉。謂曰。非爾所知。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之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內。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一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存焉。逮以狀聞。遂生代宗。吳操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符。

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可與太子飲酒吳漆嘗言於先臣與力士說亦同。

肅宗爲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膾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卽位立樓於宮之西南垣署曰花萼相輝朝退亟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羯胡犯闕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玉環者睿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宮殿中每嘗置之別榻以黃帕覆之不以雜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俾樂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寺僧段師取彈之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留眷眷因使視樓下有工歌而善水調者乎一少年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亦善水調使之登樓且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潸然出涕顧侍者曰誰爲此詞或對曰宰相李嶠上曰李嶠真才子也不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歎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煙霧甚晦知頓使給事中韋啁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於馬首者數四上不爲之舉偶懼乃注以他器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御宇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

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從臣聞之。無不感悅。上孜孜懲戒也。如是富有天下。僅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游宮垣南溝水中。蜿蜒奇狀。靡不瞻睹。及鑾輿西幸。龍一夕乘雲雨。自池中望西南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進。上泫然流涕。顧謂左右曰。此吾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醉之。於是龍振甲而去。

玄宗於諸昆季友愛彌篤。呼寧王爲大哥。每與諸王同食。因食之次。寧王錯喉噴上。上驚慚不遑。上顧其悚悚欲安之。黃幡綽曰。不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忽遽播遷於蜀。百官與諸司多不知之。有陷在賊中者。爲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幡綽亦得出出入左右。及收復。賊黨就擒。幡綽被拘至行在。上素憐其敏捷。釋之。有於上前曰。黃幡綽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寵。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階下。幡綽曰。當垂衣而治之。祿山夢見殿中櫛子倒。幡綽曰。革故從新。推之多此類也。幡綽曰。臣實不知陛下大駕蒙塵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以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又夢櫛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

附錄二則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每爲致坐于殿而偏張金雞障其下來輒賜坐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既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爾天寶中上於內道場兆庶祈福親製素黃文及登壇之際其文乃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聞空有言云聖壽延長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據學海類編本補）